

天下与卵，不可兼得？

冯唐
| 著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天下与卵，不可兼得？

天下与卵

冯唐
|
著

南方出版社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卯 / 冯唐著. —2 版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
2015.6

ISBN 978-7-5360-7534-4

I. ①天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02888号

出版人: 詹秀敏

责任编辑: 文珍

特约监制: 赵菁 杨海泉

装帧设计: 后声 HOPESOUND
Parkonyuan@163.com · 王国鹏

版式设计: 李春永

书 名 天下卯

TIAN XIA LUAN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
(三河市燕郊镇东柳河屯村)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32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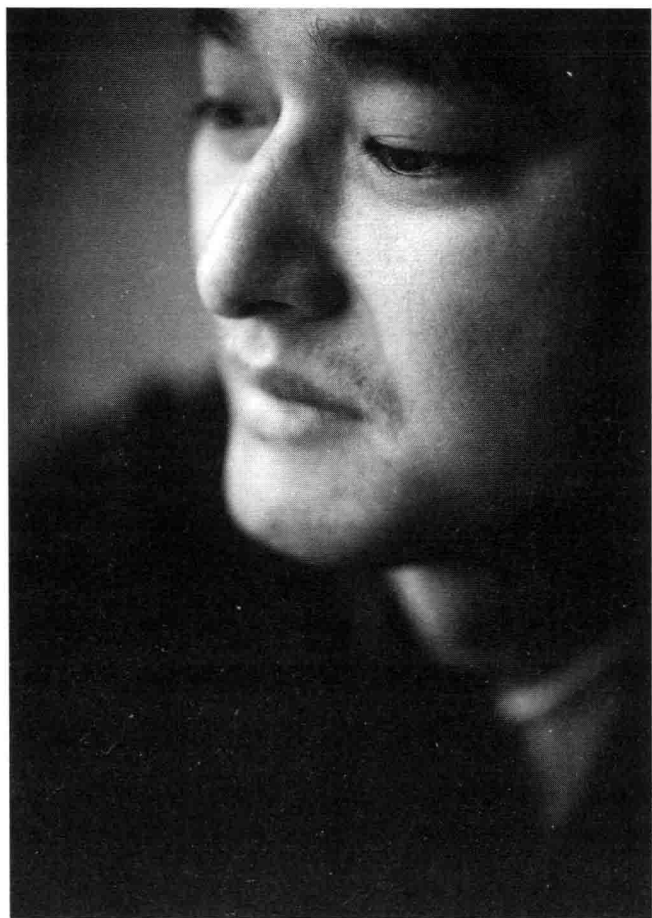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6.25 1插页

字 数 100,000字

版 次 2015年6月第2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冯唐
摄影：高远

自序

2011年1月底，我写完了长篇小说《不二》，电子版发给二十个朋友，然后自己开心过节喝酒去了。对于这二十个朋友，我叮嘱三点：别外传；告诉我读得有否生理反应；欢迎读后感，长短不限。

子不语，怪、力、乱、神。《不二》是“子不语”三部曲的第一部，关于乱，关于神。2011年7月底，《不二》初版，截至年底印了七次，成了2011年香港卖得最好的小说。机场书店见得到，和刚死的乔布斯的传记摆在一起，和各种政治谣言书摆在一起。九龙街上

报刊摊儿上见得到，和 2012 年风水运程书摆在一起，和《龙虎豹》等色情杂志摆在一起。收到几十篇关于《不二》的书评，总字数远远多于《不二》本身，有的说有生理反应，仿佛看《肉蒲团》《金瓶梅》；有的说没有生理反应，“刚似乎有一点反应，小说就逼人思考人生，反应立刻停止了”；有的说看到了长安城；有的说看到了北京城；有的说体会到了佛法，想到《金刚经》《圆觉经》；有的说我是末法魔王，应该千刀万剐。我想，《不二》有了它自己的生命，仿佛一桶水从山头倾倒下去，在哪里接树、在哪里及泉、在哪里湮灭、在哪里蒸发，谁也不知道，也和我没什么关系了。

罗永浩办完 2011 年的年度公开励志演讲，砸完西门子冰箱，又砸完西门子冰箱，我们俩一起吃饭，我举杯，和他说，干杯，你我终于名扬四海了。

2011 年年底，总编辑颜纯钧找我，谈我将来的创作，指导思想是：《不二》火了，太郎，加油。颜老哥给我指出两条道路：第一条道儿是制造话题，比如写有争议的历史人物，比如写社会当下的热点；第二条道儿是类型写作，比如再写几本黄书，比如写些调情、苦情、殉情的情色书，颜老哥说：“日本有渡边淳一，中文中尚无这类作家。”

这两条道儿我都不想走。第一条道儿有人走了，走得挺好，越走越宽，我祝他们幸福。第二条道儿和我的性格不符，我喜欢变化。

我告诉颜老哥，不害怕、不装懂、不灌水是对于写作者的基本要求，我的计划是继续进行汉语试验，学习短篇小说写作，同时陆

续戏作三个长篇，一个言情、一个武侠、一个侦探。“子不语”三部曲先放一下，末法时代很长，不着急写完。我先养养精神，继续在湖边溜达，往湖里扔一块小石头，再往湖里扔一块小石头，看涟漪生成、荡开、消失，湖面似乎重新平静，身边妖风阵阵。

为了体现我作为太郎的拼搏精神，我答应颜老哥，我先出一个短篇小说集，一共八个故事，一共两类。第一类是中短篇故事线。一个叫《天下卵》，关于权力；一个叫《安阳》，关于灵异。《天下卵》的故事梗概是被高晓松拉到丽都啤酒屋神侃两次侃出来的，高晓松要拍成电影，我说好。我说我要写成小说，他说好。我对电影一直持怀疑态度，认为最好的小说拍不成好电影。双方君子协议：小说版权归我，我不负责写剧本，如果拍成电影，注明“Story by Xiaosong Gao, adapted from Feng Tang's novel”。第二类是单独的短篇小说，多数发表在《时尚先生》和《时尚芭莎》上。好几个我喜欢的美国小说家都把短篇小说发表在时尚杂志上，我觉得是个好传统，至少可以多挣点稿费。

马上开始戏作的长篇言情小说的名字是《不叫》。

即将出版的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名字就叫《天下卵》。



目录

自序	001
天下卯	001
安阳	061
麻将	081
廊坊有个秦始皇	095
不叫	111
刺客列传 2004	143
球	159
小明	173

天下
卵

1

铁器时代。

东亚，北方，蛮族的首都上京。依水而建，有条小河在城边流过，经营多年，房密，路仄，人杂，车稠。

碧蓝天，无云，黄沙地，没草。街道边，胡杨林缩紧身形，枯骨一样，不见一片叶子。

大太阳，没有一丝风。房檐下的乞丐一口痰吐在沙地上，溅起尘土。痰在瞬间被阳光抽干，发出细细的嘶嘶的响动。

灰黑色页岩的皇宫在上京的中央偏北，占地千亩，四城门，

四角楼，城墙的厚度超过高度。五丈壕沟环皇宫，每门各有吊桥。

太阳更烈，街上拴马桩上干枯的裂痕更深。马的眼皮紧闭。街边到处半掩的蓄水缸只剩淡白色的水渍。

几个缩紧身形的太监亮一下腰牌，待吊桥放下，疾步走出皇宫，在城市的角落里换上便装，遮住腰牌，然后消失在无名的街道中。

忽然风起，马的鬃毛飞起，大滴的雨点砸在黄沙地上，溅起尘土，很快洒湿地面。

雨水从皇宫内宫殿的各个屋檐流下，流到殿基，殿基四面狮头吐水，流到地表，地表的地沟带着所有的水汇聚到后宫池塘。

后宫圆形的池塘里，莲花，莲叶，水珠在莲叶上保持珠状。池塘中间白色大理石柱，柱头上雕刻半开莲花。

快刀刘家的池塘比皇宫里的大两倍，没有莲花，有上京里唯一的一池金鱼，棚子遮着。池塘中间没有白色大理石柱，但是池塘周围，四根巨大的白色大理石柱，柱头上雕刻半开莲花，躺倒，互连成正方形。如果这四根柱子竖起来，在全上京任何一个角落都望得见，比皇宫后花园的，高多了。

着便装的太监们被蒙着眼睛，站在池塘旁边，身体微微颤抖，看不见他们的表情。池塘的水慢慢退去一半，池塘中间浮现半个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卵，太监们被人带领，疾步趋入大理石卵中间的暗门。他们听见水声，闻见水汽。出来的时候，每人双手搂捧

一个红绸包，满脸微笑，无比小心，快步消失在上京城。

2

入夜，月圆，上京迅速变冷。

快刀刘独坐在他爸刘老刀的床前，等他死掉。

雨基本停了，最后的一大滴雨水从屋檐缓慢地滴到院子里。快刀刘看着一大滴鼻水从刘老刀的鼻子里鼓出来，漫过斑白的鼻毛，流过嘴角，雨滴一样，滴落到床下。

“爸，你真要死啊？”快刀刘面无表情地问。

“嗯。短则两天，长则十个月。我连着七天梦见你妈的左手。你记得吧，我早年西去大秦学割卵，一去四年，你外公逼你妈嫁别人，你妈一刀剃了自己的左手，桡骨和尺骨都断了。”

“你还能预言生死啊？你没教我啊？两天学得会吗？”快刀刘说话总是这么直接，尤其是他没必要不直接的时候。

“这种东西，教不会。但是任何一个行当，做到顶尖，都能反观内心，自己什么时候死，就像在湖面看自己的影子，在天上的云彩里看自己的将来，基本是清楚的。念经念明白了的和尚，画画画开了天眼的画师，脚丫子能当手使的勇士，到了自己该死的时候，都知道，就像听见身体里，有一只手在敲门。你再过

三四十年，自然就明白了我今天对你说的。”

“好。你也活得不短了。”

“你说话像你妈。你妈比我狠。”

“不狠能干咱们这个替太监净身的行当？我爷爷是刽子手，他信天竺来的佛教，他说，三点。第一，生和死本无不同。第二，他的刀快，快到被砍头的人还来不及感到痛就死了，造福死者啊。第三，上了刑场的，基本都是造了孽的。第一点，我爷爷是骗人的。第二点、第三点，都在理。我们骗人卵蛋的，哪条都靠不上，怎么说都是作孽。男的没了卵袋，是什么？”

“没了卵袋，做成了有卵袋的人做不成的事情，就是男人。想得势，先去势。”

“你真要死了？脑子这么清楚？我再给你找个大夫，再吃点儿药？新运来了上好的大麻和鸦片，都是今年的新烟，还有西域的女人，要不你再爽爽？”

“你比你妈还啰唆。不吃药了，肠子都绿了，血都蓝了，不要毒品和女人了，就这么点事儿，爽过了。大和尚临死前，好多事情要交代，他看得到他后面三四代传人。我这点体力和脑力，集中到现在，有事儿要交代你。”

“我一个月割四十个，你一个不割，这样已经二十年了吧？”

“你刀法比我好，比我年轻的时候都好，你主刀五年之后，技术就比我盛时好，我不担心这个。”

“我们的钱，你、我，算上你孙子刘瑾，绞尽脑汁花，也够了。咱们的院子，如果打开所有秘道，除掉所有帐幕，比皇宫更大。咱们的人脉，嘿嘿，你已经不问这些事情很多年了，反正你也走不出这个房间了，让你知道一些无妨。即使当今皇帝是中兴明君，如果我们愿意，这里的皇宫明天就能发生内乱，南方边界上的军队明天就能兵变。”

“我不担心这个。我刚开始割卵，有给钱的，但是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，最多在我门口留下一捆柴火或者一只羊，转身哭着走了。我知道他们会想念，就把所有切下来的阳具和卵都用防腐香料处理好，风干好，红绸子包好，和他们的手印一起。等这些可怜的孩子，多年以后，或许觉得缺了点什么，回来找，还在。你改变了路数。第一，你开始不要钱，做了檀木盒子，装了阳具和卵，寿辰的时候，送给你觉着能成事儿的太监。你看人比你用刀更好，绝少看错。你出钱出力，你看中的这些太监又互相提携，他们基本都混出来了。第二，你开始创立迷信，说阳具和卵赎回去枕在枕头下，睡前冥想，先做春梦，再成大事，比阳具和卵长在两腿之间更好，比男人还男人。一开始，这是混出来的太监舍利浊说的，喝多了的幻觉，或者他已经彻底疯了，但是你把这种说法变成了公论。第三，你消灭了所有红绸包里的指纹，贴上只有你知道的数字。你重新开始收钱，谁来赎，按重量计价，百倍于黄金。”

“你担心刘家后代不济？刘瑾的手比我还快，我看他行，我要是送他去大秦学医，上一年语言学校，再学三年医学，就没人能教他了。小男孩的哭声还没起，他的卵没准就已经在刘瑾手上了。动刀这里，老天欠我们刘家的，谁让我妈少了一只左手呢？”

“我担心，你以后不割卵了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割卵需要这么快的刀吗？需要积累这么多钱吗？需要控制这么多人脉吗？”

“你觉得我们世世代代只能割卵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不这样想，我一直就不这样想。你到底还活两天还是十个月？安息新运进来的女人一般，脸上毛孔太粗，下面太松，但是大月氏国新运进来的大麻实在好。”

3

天还没亮，漆黑的皇宫里星星点点，已经亮了几盏油灯。皇上和嫔妃们还睡着，厨房里，水汽弥漫，三个年轻太监已经开始杀鹿取血，拔摘鹿毛、兔毛，准备一天的食物。

太监曷石说：“昨天做梦，梦见了我来生。”

太监曷鲁问：“你来生是猪是狗？我梦见过我的来生和来生的来生，都是太监。梦里我往上一摸，没有胸，说明我不是女人，我往下一摸，没有蛋，妈妈的，我再摸、再摸，还是没有蛋。操他大爷，我还是太监。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我梦见我成了一个女人，全身光着，涂满香料，等着去见皇上。妈妈的，就是来生是猪是狗，也比你太监强。”

太监曷刺说：“你要是能梦见干一个女人就好了，那这辈子就能发达，下辈子也有机会当男人。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我们要梦见干一个女人，必须枕着自己的卵睡。枕别人的卵都不行，梦见都是别人干女人。”

太监曷刺说：“卵都在快刀刘手上，我们这样拔兔毛，什么时候才能混出来，把自己的卵赎回来啊？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妈妈的，卵都是按重量计，百倍于黄金。什么时候能有这个钱？”

太监曷鲁放下手上的兔子，白眼向天，像是问曷石和曷刺，又像是问天：“你们说，当今世界上谁最爽？”

太监曷石说：“皇上啊。想睡谁就睡谁，一天一个，一个月不重样。想杀谁就杀谁，‘我让你爱民，你竟然增税，杀’，‘我让你强兵，你竟然减税，杀’。”

太监曷鲁是三个年轻太监中进宫时间最长的，说：“那也叫睡？那叫配种。沙漏竖起，最多不许过十五分钟。过了就有老太